

坚持“两创”
书写史诗

新征程 新辉煌

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：“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”“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，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”。繁荣生态文学，弘扬生态文化，增强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。在今年六五环境日前夕，生态环境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印发了《关于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旨在发动更多作家聚焦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，讲好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故事，传播中国生态文明好声音，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夯实思想基础、凝聚奋进力量。

近年来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成就为生态文学蓬勃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，生态文学的踊跃书写也有效传播着生态文明理念。这场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文学创作的双向互动，进一步鼓舞人心、激励士气，增强人们推进美丽中国建设、推动绿色发展的信心和决心。

生态文明建设打开了文学书写的新视野新空间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、转折性、全局性变化，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。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，产生了许多生动实践和感人故事，为生态文学提供源源不断的鲜活素材，生态文学创作空前活跃。何建明《那山，那水》、梁衡《树梢上的中国》、刘醒龙《上上长江》、叶梅《福道》、沈念《大湖消息》、李青松《北京的山》等作品，从不同角度记录绿色发展，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，呈现人与自然的新关系，以文学方式生动诠释生态文明理念。

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发展、新变化、新观念，是社会关注的新领域，反映到文学上必然打开作家书写的新视野新空间。这些年来，生态文学创作的题材体裁越来越丰富，彰显鲜活的时代气息。在题材上，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，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，生态环境保护内涵外延不断扩大，作家们的关注角度也在发生改变，认识不断深化，原来更多关注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，现在开始关注生物多样性、气候变化等领域，全景式展示生态文明建设伟大实践和成就。在体裁上，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诗歌，各擅胜场。来自生态环保一线的鲜活故事，描绘丰饶自然的隽永美文，对当下生活方式的理性观照等，共同构筑当下生态文学的生动样貌。生态文学创作队伍也不断扩大，除了原本以生态写作见长的作家，传统文学名家也加入进来，来自生态环保系统的作家亦不断涌现。越来越多的当代作家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，体现出对生态文学的参与热情和自觉意识。

生态环境部高度重视作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，积极为作家深入生活、了解生态环境保护创造条件。我们联合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中国生态文学论坛，搭建生态文学交流平台；聘请知名作家担任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，为生态环保工作建言献策；组织作家深入生态环境保护一线调研采风；开展生态文学征文活动，编辑出版《大地文心》系列作品集，等等。通过这些举措，为生态文学发展

深耕生态文学

书写美丽中国

刘友宾

提供支撑和保障，鼓励更多作家积极投身生态文学创作。

进入火热现场，挖掘生动实践和感人故事

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涉及面广、专业性强。从水污染治理、空气污染治理、土壤污染治理，到全球气候变化、碳达峰碳中和、生物多样性保护，这些对许多作家来说都是新的领域，因而提出了一个作家怎么

核心阅读

这场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文学创作的双向互动，进一步鼓舞人心、激励士气，增强人们推进美丽中国建设、推动绿色发展的信心和决心

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涉及面广、专业性强。作家对生态领域的了解认识需要时间，需要深入观察体验，更需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

进入和文学怎么书写的问题。

文学来源于生活，生态文学创作也要扎根实践。作家对生态领域的了解认识需要时间，需要深入观察体验，更需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。作家要进入生态环境保护的火热现场，记录生态文明建设光辉历程，聚焦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发展和成效，充分展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、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实践创新基地的实践案例，书写各地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之路的生动故事。从塞罕坝林场的植树造林、防风防沙，到浙江的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，再到重点城市这10年来PM2.5浓度累计下降57%、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34.4%的成效……中国人民在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体现的奋斗精神，付出的艰辛努力，取得的丰硕成果，实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境界，是生态文学需要用文学来书写的。

文学重在讲好人的故事。生态文学不只要关注自然之美，也要将文学视野与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紧密联系起来，从更多维度展现人与自然和谐交融之美、生命共同体之美，反映更高层次的人与自然的文明形态。生态文明建设和当下如火如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、乡村振兴进程相互关联。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，倡导绿色消费，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，更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。这就要求生态文学写出现实分量，和当代意义，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反映时代变迁。与此同时，深入挖掘和讴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涌现的先进人物，通过书写感人故事，发挥榜样模范的示范作用。

融入新的传播格局，展现生态文学的更大作为

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社会转型，也促

进人们思想、认识、行为的转变。如今，全社会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，与生态文明理念的广泛传播密不可分。文学是塑造灵魂的工程，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、弘扬生态文化、动员全社会成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力量方面，具有独到优势。生态文学应当以文立心，让绿色低碳成为人们的共同选择，引导公众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，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。

更好传播生态文明理念，需要生态文学创作自觉对接当代审美旨趣。近些年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欣赏水平的提高，李元胜《昆虫之美：渤海寻虫记》、阿来《草木的理想国：成都物候记》等博物书写受到读者欢迎。这

类作品融科学知识、生态理念、美学情趣于一体，兼具科学性和文学性，在网上引发关注和讨论。生态文学创作正以生动多样的形式走近当代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。与此同时，也期待生态文学作品向多种艺术形式转化，推出有声读物、影视、话剧、动漫等衍生产品，进一步扩大生态文学作品的影响力。

更好传播生态文明理念，需要生态文学主动融入当代传播格局。用文学形式展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，讲好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故事，是摆在生态文学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。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，当代中国在保护自然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也展现出自觉的责任担当。今天的生态文学理应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，同时关注和书写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，描绘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，向国际社会展示生态文明的中国形象，展现生态治理的中国智慧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可以充分利用政府和民间多种对外交流平台和传播渠道，加强生态文学国际交流，向世界推介中国优秀生态文学作品。

随着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，绿色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。期待更多文艺创作者行走绿色大地，深耕生态文学，为繁荣生态文化、推动美丽中国建设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更大的文学力量。

(作者为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司长)
题为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景色。

顾志高摄影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艺海观澜

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的瑰宝，我们在继承弘扬传统的同时，更要努力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为其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。

弦歌不辍 传佳音

姜克美

胡琴，既是伴我徜徉艺术天地的伙伴，更是带我进行艺术探索与思考的知音。

每一种胡琴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独到技巧。40多年来，我先后学习钻研二胡、板胡、京胡、高胡、中胡等不同胡琴门类的演奏技法，并有意识地将其互通互鉴。在演奏板胡时，适当之处会借鉴二胡的技法，演奏京胡时同样会借鉴板胡、二胡、高胡的元素。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尝试，实现乐器性能和技法的互通与融合，创新发展胡琴艺术。

艺术的发展既需要继承传统，也需要锐意创新。即便是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，也要在不断的创新编排演绎中获得新的生命力。多年来，我演奏过类型各异的板胡作品，有的篇幅宏大，深具音乐气派和技术能量，如《秦川行》《叙事曲》等；有的婉约隽永，抒发内在情感，如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《远望》《春晓》等；有的风格鲜明，热情洋溢，展现时代气息，如《翻身的日子》等；有的中西合璧，充满异域风情，彰显板胡丰富多样的表达能力，如《花儿随想》《海之歌》《黑眼睛》《海鸥》等。在表现形式上也力求多样化，有常规的民族管弦乐、西洋管弦乐协奏曲，有中、小型乐队伴奏的独奏曲，有板胡与大提琴、板胡与钢琴、板胡与人声、板胡与流行乐队等。这些艺术探索意在通过不同的形式与载体，展示板胡艺术的流光溢彩，让观众领略民族传统乐器散发的时代活力。

近年来，我先后与作曲家沈丹合作创作了板胡独奏曲《桃花红》、板胡与扬琴《山妹》等。《桃花红》的创作基于我对传统的新认识。这首曲目的素材有非常纯正的传统戏曲韵味，我们在创作中以传统戏曲唱腔为基础，同时饰以很多现代元素，有流行音乐，有国外打击乐，有男声和唱等。这种结合既展示了传统的固有内力，也塑造了传统的现代身形。

作为中国民族音乐的推广者、传播者，多年来，我跟随乐团出访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与海内外许多乐团、音乐家、指挥家进行合作演出与文化交流，这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：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，它是彼此心灵相通和精神共鸣的纽带。2010年5月，我携手大提琴演奏家安西·卡图恩首演了京胡与大提琴双协奏曲《霸王别姬》，以京胡和大提琴分别扮演虞姬和项羽，用音乐讲述历史故事。虽然我与卡图恩来自不同国家，讲着不同语言，有着不同文化背景，演奏着不同乐器，但舞台上，我们彼此心领神会，不同的音乐表达方式相互衬托、碰撞、借鉴、融合，实现了中西合璧的艺术表达。

大众耳熟能详的《夜深沉》是京剧最具代表性的曲牌之一，在历代琴师加工打磨基础上，作曲家吴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将其改编为京胡独奏曲，在传统中糅入现代音乐语言和艺术手法，使得这首曲牌更富时代感，成为更能展现京胡艺术魅力的新经典。几十年来，《夜深沉》是我演出频率最高的作品之一。演奏中我在尊重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，带着现代女性演奏者的观察、思考与感悟，融入自身的情感体验与审美趣味，以刚柔相济的表现手法，对这部作品进行个性化诠释，受到国内外观众喜爱。

作为一名民族音乐工作者，在演出与文化交流之外，胡琴艺术的授课教学也是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2017年，新成立的哈尔滨音乐学院聘请我担任民乐系主任。我将多年来艺术实践的经验心得转化到教学工作中，用心培养优秀人才，为民族音乐事业的传承发展贡献一份力量。近年来，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哈尔滨音乐学院青年民族乐团先后成功举办了《乐咏龙江》民族交响音乐会、第八届圣彼得堡国际文化论坛暨中俄建交70周年专场音乐会等大型演出，在社会各界产生积极反响。

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的瑰宝，我们在继承弘扬传统的同时，更要努力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为其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。我希望在未来的艺术生涯中，继续通过自身的努力与探索，继承传统，开拓创新，和广大民乐同仁一道弦歌不辍，奏响时代新篇。

(作者为中国广播艺术团胡琴演奏家)

童心永驻 魅力无穷

孙建江

在儿童文学翻译和创作两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作家中，任溶溶是重要的一位。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20卷本《任溶溶译文集》是其翻译作品的集成；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前不久推出的8卷本《任溶溶文集》，则是迄今为止收录其原创作品最为齐全、规模最大的文集。

任溶溶作品深受几代读者喜爱。强调作品的“好玩”“快乐”，强调“好玩”“快乐”中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，一直是他的创作追求。“我只希望我的作品小读者小时候读来好玩，等他们大了想还是有点道理。我认为儿童文学作家最该做的是，当小孩子很小的时候爱读你的作品，等到他长大后，还是觉得你的作品是有艺术价值的，思想是好的，能给他帮助的。”

对任溶溶来说，为儿童写作，有一种强烈的内在驱动力——除了使命感，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和享受。他始终葆有童心，与儿童读者之间有本能的、天然的默契。开心、快乐、幽默，于他而言都是自然而然的流露。其作品的幽默既体现为独特的题材、巧妙的剪裁、鲜明的人物、夸张的情节、口语化的叙

述等，也体现为一种人生态度、人生智慧和人生境界，体现为对儿童乐观、豁达、勇于并善于面对困难的期许。

这套文集由童话、童诗和散文三大类组成，这也是作家创作成就的主要体现。作家的童话创作始自20世纪50年代，童诗是他最偏爱、投入精力最多的文体。作家十分注重童诗内容的健康有益，同时又强调“形式”和“有趣”。故事化推进，新颖别致的构思，从标题到韵律的形式感追求，使得他的童诗情趣盎然。小读者都看得懂，看得明白，看后常常开怀大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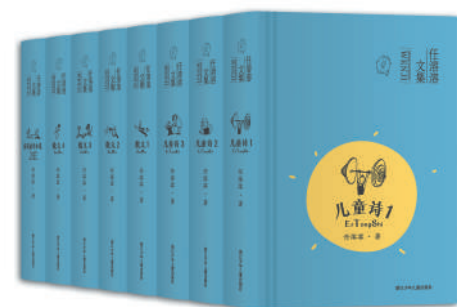
在童话方面，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和《一个天才杂技演员》可以说是作家童话创作的双子星。这两部作品有不少相似的地方，都不乏教育意义，都采用了说书讲故事的方式，都在写实中加入夸张手法，都出现了一对反差很大的人物，都是幽默风格。这些特点和特质，无疑是作品赢得读者喜欢的原因。值得思考的是，这两部作品问世至今已超过一个甲子。60余年来，历经社会文化变迁，它们没有被时代淘汰、被读者遗忘，始终熠熠生辉。原因何在？

我想，这是因为一代代读者在童话主人公身上，看到了童年的自己，看到了童年特有的快乐，看到了自己心底珍藏的嬉戏顽皮，看到了那份独属于童年的精神气质。

作家的散文辨识度很高，风格鲜明。简洁、干净、明快，随性情宕开，又适时打住，浑然天成。他行文所使用的口语、大白话，乍看上去，似乎不那么有文采，不那么讲究技巧，但其实，是一种没有技巧的技巧。我们只要看看他的翻译作品，看看他的童话作品，看看他的童诗作品，就明白其中的原因了。为什么他的翻译作品在译界独树一帜，深得读者喜爱，除了遵从信达雅原则，是不是还得益于他独有的翻译语言？为什么他的童话童诗让读者欲罢不能，除了精彩的内容，是不是还因他魅力难敌的叙述语言？他的文风是一脉相承的。作品让人看得懂，看得明白，看后又不觉乏味，并为之着迷，这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，需要经年累月的写作修炼。

作家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，他通晓多种外语，熟稔世界经典儿童文学的艺术范式，更容易看出中西文化、中西儿童文学各自的特长。

与此同时，他以自己丰厚的创作，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提供成功范例。百年人生，八十载笔耕，几代读者为之深深吸引。这套8卷本《任溶溶文集》，是对作家文学创作全貌的一次集中展现，他构筑的这个充满智慧、力量和快乐的精神世界在今天依然散发着无穷魅力。



《任溶溶文集》：任溶溶著；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。

